

「辛德勇 著」

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未亥斋读书记

元朝人方夔曾用「屏张前世无声画，如插今生未见书」这样的诗句，来表述他以书为乐怡然自得的心态。

这样的情趣，旧时有许多士人能够心领神会；时至今日，市面上的『文化人』就很难说了。我家三代以上都是赤贫。过去填表，『家庭成分』一栏里是响当当的雇农，当然绝无书香可承。再加上生长在东北荒陬的一些小地方，上大学前就没怎么进过大城市，所以少时没见过几本书。少时见识的贫乏，造成了两个影响。一是读研究生以后随着经济上稍有能力开始大量买书，近七八年来有时常买一些线装古籍，偶尔也能碰上一两种虽不够『今生未见』但确实比较稀少的旧籍，很快形成一种类似毒瘾、赌瘾之类的依赖性癖好。二是贫儿骤富，难免要向人炫示。沉湎之余，也想向雅有同好的人表白自己的一些感想或者说是感觉。于是就有了收在这本小册子里的这些短文。篋藏之匮乏，见识之浅陋，自然免不了要受到通人雅士的哂笑。聊以自慰的是所蓄旧籍大多翻检过，并非徒作纸墨赏玩。这些短文大致可分为三辑。一是排比式同肆访书的经历，并依据自己有限的藏书，讲一些别人不大注意或在过去不值得一谈的版刻常识。二是排比式同肆访书的经历，并依据自己有限的藏书，讲一些别人不大注意或在过去不值得一谈的版刻常识。

九歌文丛

未亥斋读书记

辛德勇 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未亥斋读书记/辛德勇著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1. 1

(九歌文丛)

ISBN 7-5617-2396-2

I. 未… II. 辛… III. 古籍整理-文集
IV. G256. 1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5184 号

九歌文丛

未亥斋读书记

著 者 辛德勇

组 稿 陈丽菲

特邀编辑 陈宁宁

责任校对 黄清根

封面设计 卢晓红

版式设计 蒋 克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发行部 电话 021-62571961

传真 021-62860410

[http: // www. hdsbook. com. cn](http://www.hdsbook.com.cn)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

邮编 200062

印 刷 者 江苏如东印刷厂

开 本 890 × 1240 32 开

印 张 6.75

字 数 182 千字

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一次

印 数 5100

书 号 ISBN 7-5617-2396-2 / I · 241

定 价 10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序

元朝人方夔曾用“屏张前世无声画，架插今生未见书”这样的诗句，来表述他以书为乐怡然自得的心态。这样的情趣，旧时有许多士人能够心领神会；时至今日，市面上的“文化人”就很难说了。

我家三代以上都是赤贫。过去填表，“家庭成分”一栏里是响当当的雇农，当然绝无书香可承。再加上生长在东北荒陬的一些小地方，上大学前就没怎么进过大城市，所以少时没见过几本书。少时见识的贫乏，造成了两个影响。一是读研究生以后随着经济上稍有能力开始大量买书，近七八年来又时常买一些线装古籍，偶尔也能碰上一两种虽不够“今生未见”但确实比较稀少的旧籍，很快形成一种类似毒瘾、赌瘾之类的依赖性癖好。二是贫儿骤富，难免要向人炫示。沉湎之余，也想向雅有同好的人表白自己的一些感想或者说是感觉。于是就有了收在这本小册子里的这些短文。篋藏之匮乏，见识之浅陋，自然免不了要受到通人雅士的哂笑。聊以自慰的是所蓄旧籍大多翻检过，并非徒作纸墨赏玩。

这些短文大致可分为三辑。一是讲自己阅肆访书的经历，并依据自己有限的藏书，讲一些别人不大注意或在过去不值得一谈的版刻常识。因见过的书实在太少，不一定都很正确；用第一篇文章的题目作题，名曰

“书林剩话”。二是介绍、评议我买到的一些较少见或内容有些特色的书籍，内有一篇介绍明末坊刻《新锲天下备览文林类记万书萃宝》的文章，书藏日本东洋文库，非寒斋所有，是在东洋文库读书的笔记，也一并附在这里，寒斋另外还有几本稍微值得谈一谈的书籍，没顾上写在这里，留待日后有机会再做介绍，这组文章用居室的别号“未亥斋”总题为“未亥斋读书记”；三是记述黄永年先生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琐事和评述其所著《清代版本图录》的两篇文章。我能粗涉一点儿版本目录学常识，完全是得自业师黄永年先生的传授指点，所以用“师门散记”来作这两篇文章的总题。

文笔枯涩，自己看了都觉得脸红，文人自然对此毫无兴趣，至多也只能供学者茶余消遣佐谈。同道师长周振鹤先生积极向出版社推荐出版此书，大概也是认为有些学者对这类东西还有兴趣。

附带交代一下，陋室自署“未亥斋”或“未亥书室”，乃是取自我和内人两人生年的地支。这样免得因与古今名人的雅号雷同而带上假冒或剽窃的嫌疑，并没有什么别的深意。

1999年3月26日记于京西未亥书室

目 录

1/ 序

书林剩话

- 3 / 书林剩话
- 26 / 东洋书肆记
- 36 / 天南访书记
- 44 / 买残书

未亥斋读书记

- 55 / 经传释词
- 59 / 金陵述难诗略
- 65 / 广种柏树条陈
- 72 / 先圣生卒年月日考
- 76 / 刘氏祖考列传
- 79 / 弹铗新编
- 84 / 两种老黄历
- 89 / 吸烟生醒语
- 95 / 家居自述
- 100 / 惜字律二种
- 108 / 圆机活法诗学全书
- 111 / 新鐫天下备览文林类记万书萃宝
- 115 / 淮海琴音

- 121 / 渭川诗集
128 / 亭林文集
136 / 安雅堂诗集
141 / 瓯香馆集
149 / 五百四峰堂诗抄、五百四峰堂续集
155 / 广经室文抄
160 / 巢经巢诗抄后集
175 / 砚荛文集
180 / 困斋杂稿、困斋诗稿
189 / 课徒续草

师门散记

- 197 / 琐记黄永年先生的版本学造诣
206 / 读《清代版本图录》

书林剩话



原书空白页

书林剩话

过去讲版刻史的书,首推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。后来虽然有王国维、赵万里、张秀民等人分别撰文著书,做了更深入更系统的论述,但叶书之旧式体裁,似乎更诱人翻阅。特别是对于并不想当版本学家而又经常接触古籍的普通学人来说,叶书可以任取一段,当作笔记消遣,佐餐助眠,不像新式著述那样俨乎其俨,望而生敬。叶氏在《书林清话》之后尚写有《书林余话》,已附在现在新印的《书林清话》后面。与此性质相近的书,还有卢前在 30 年代所著《书林别话》,专讲雕印技术。关于古书通制,该说的话几乎已被诸家讲尽,我这里要讲的几点,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没话找话的废话,对于专家者流来说,统统不值得一谈,所以说是“剩话”。所以还要写出来,不过是因为这几年喜欢藏书的人日渐增多,聊助大家谈资而已。我既乏篋藏,又寡见闻,更从未以研究版本为职志,不过是据寒斋所有一二旧本而妄发议论,所说难免浅陋可讪,固以能有通人不吝赐教为幸。

◆ 一、定 价 ◆

岭南当代藏书名家王贵忱先生曾撰专文,介绍明清旧本之定价印记,见所著《可居题跋》二集。王文所列计有如下数种:(1)万历本《集古印正》。据《贩书偶记续编》,卷首有木记,曰“每部纹银三钱”。(2)万历中闽建书林刊《新调万古长春》。据黄裳云,扉叶钤有“每部价银二钱二分”朱文印记。(3)顺治初十竹斋开花纸钤印本《印存初集》(二卷本)。扉叶右下方加钤“每部定价纹银贰两”长方朱文印,乃王氏自藏。(4)同治李氏活字本《金石四例》。周叔弢谓其藏本扉叶

加钤有“每部实兑纹银四两”印记。王文引述周叔弢信函，云“古籍中标明价格者，可谓绝无仅有”；王氏也说：“见闻所及，仅此数事而已。”这两位先生都富有收藏，经见甚广，足知古书标示售价者诚至为罕见。

《可居题跋》二集印行于20世纪90年代初，至1998年我才有机缘蒙王贵忱先生赐赠，得以拜读。但80年代初师从黄永年先生学习版本目录之学时，就听业师讲到过，孙星衍刻《说文解字》和《古文苑》的白纸初印本即钤有“每部纹银×两”的印记。所以后来在京城书肆里搜讨旧书，也稍稍留意于此。虽罕得一遇，然而也另外听闻经见有几种带定价的古籍，书此聊为王文补遗。

(1)道光八年杭州爱日轩刻《绝妙好词笺》，初印本内封面钤“每部纹银壹两贰钱”朱记，见业师黄永年先生《清代版本图录》著录。(2)雷梦水《古书经眼录》记云，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之道光二十六年春刊本，其内封面钤有“每部工价纹银六两”木记一方，此本余未见。但同书云《诗毛氏传疏》之道光二十七年秋刊本内封面右边栏线外亦刊有“纹银六两”四字，此本余尝于厂肆见之（唯所钤书价为“纹银七两”，与雷氏所见稍异），惜索价甚昂，非力所克办。幸好在书市上另拣得一残本，为起首两册，存有此标价。唯“纹银六两”四字均系钤盖方形墨记，并非刊刻在内封面上，疑雷氏有笔误。(3)余所得光绪三十年刊《桐城吴先生文集》之日本皮纸初印本，扉叶钤“每部定价库平足银贰两”墨记，其“贰”字后以墨笔改作“叁”，知价亦涨矣。(4)光绪三十一年刘铁云补刊重印《长安获古编》，卷首衬页钤“寄售足银五两”朱记，为余在图书馆所见。(5)宣统元年叶昌炽自刊《语石》，叙目右栏外有朱印木记云“每部纸料印工连史大洋四元赛连二元五角”，见业师黄永年先生《清代版本图录》著录。(6)寒斋存清末山东兖州府中学堂刊《方輿纪要州域形势编校注》，内封面镌“纸料刷工资价每部收京钱三百五十文”。又此书价钱标记已改钤盖木记为镌刻，当系其为时已甚晚，受到欧风东渐影响，恐怕不能完全用古刻旧籍的传统来看待了。

以上孙星衍《说文解字》和《古文苑》刊于嘉庆年间，其余我所收

三种、所见一种和《清代版本图录》著录两种，分别是在道光、光绪和宣统年间，其年代正均为王氏文中所缺，合之可使明清新刊书籍价格得到一更为完整的序列，为研究明清物价史和货币流通形式提供重要资料。此外我还在某一古书图录上看到题作“熙春楼藏板”之所谓明末刊《六经图》，内封面上有“每部纹银壹两陆钱”字样。唯未见原书，不详确为明末原刊抑或翻板，亦不详此定价究为铃印抑或镌刻。《六经图》书非罕见，有心人亦不难核查。

另外，古时新书定价，广告也是重要反映形式。业师黄永年先生收藏光绪十七年南京李光明庄书坊代刊之《香山诗选》，书后附有李光明庄售书目录，开列所刻各种童蒙读物及通行医方的价格，多达数十种，也是一份珍贵的书价资料。此书单已选印在业师所编《清代版本图录》第五册中，有兴趣的人自可取阅。与此相类似，我过去买到的一本《防海纪略》中，夹有一张代刻此书的上海文艺斋书坊广告，时为光绪七年。该单计有：(1)《谈瀛录》，一套洋五角（“五”字后改铃为“四”）。(2)《禹贡注读》，一本洋一角五分。(3)《防海纪略》，二本洋二角五分。(4)《圣谕广训》，一本钱三十文。(5)《国忌日期单》，一张钱十四文。这与在书籍上铃盖或刻印定价，实质上并无多大差异。

◆ 二、标 点 ◆

记得1997年曾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读到某人一篇文章，自言所纂某古籍汇刊有八大胜处，第一点就是标点断句，并谓中国古书一向没有标点云云。读到这些话，未免有几分愕然。因为中国古书不但很早就有了标点，而且符号形式繁复，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超过现代的地方。

传世古籍刊本，首推宋版。在有些宋版书如绍熙本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上，就已经刻有标点。至明末评点本流行，标点符号更日趋增多。归结起来，古书上的标点符号，大致有如下几类：(1)划分段落符号。有└__○等几种形式。(2)分隔语句和语气停顿的符号，即

所谓句逗，有“。”、“、”、“。”等。置于语句末句的右下方或中下方。统一置于右下方时，视具体情况，同一符号可相当于现在句号、逗号、冒号或顿号；若同一书内或置于右下方或置于中下方，则中下方者可相当于现在的冒号、顿号或逗号，右下方者则相当于句号或逗号。一般同一书中只采用“。”、“、”、“。”三种符号中的一种，但也有并用两种符号的情况。并用时有的并无明显区别，有的则是用“、”表示较短暂的语气停顿或用于表示序次的数码之下，与顿号等相当，“。”则相当于现在的句号等，情况比较复杂。（3）专名号。在人或地名旁划直线，表示专名。（4）表音符号。此为古书所独有，现代书籍中则未见使用。即遇有多音字时，在该字四角的某一角上，标注“○”号，表示读音。一般是按左下平声、左上上声、右上去声、右下入声的次序标注。如相字，读“相信”之“相”时，在左下角注“○”符；读“宰相”之“相”时，在右上角注“○”符。另外，用△号标注韵脚，也是一种表音符号。（5）重文符号。重上一字时，用“＝”、“≡”或“、”表示。如屡屡，可作“屡＝”、“屡≡”或“屡、”。重上二字时，用“≡≡”或“、、”表示。如甚慰甚慰，可作“甚慰≡≡”或“甚慰、、”。另外在字书、辞书或类书中，对于被解释的词头，文中可用“——”或“— — —”等代替。（6）评点符号。佳处、妙处、重点处可在字旁加“○”或“、ㄩ”，即俗语所云“可圈可点”。圈或点可并用，并用时“○”的语感要强于“、”或“ㄩ”。对于文中讲述的恶言丑行，重点处则可在文句旁划直线“|”或“[]”，即俗语所谓“吃杠杠”。但“|”或“[]”线，也可以用于提示话题或表述重点，与“○”或“、ㄩ”用法相似。

古书标点符号的品类实际上比上面讲述的还要复杂许多。虽然这些符号并没有被所有古书普遍采用，但有标点者在古书中所占比重，毕竟已经不小，至少已不能用“极少一部分”来形容。所以恐怕不好讲“中国古书一向没有标点”之类的外行话。再说叶德辉在《书林清话》中曾列有“刻书有圈点之始”一节，专门讲古书中的标点符号问题，本来有现成的结论。

◆ 三、页 码 ◆

现代书籍必首载目录，于目录中序次开列页码，以便检阅。但古籍卷首之目录却或有或无，并无定规。有之，一般也决不开列页码，仅为卷次篇目而已。管见所及，古籍于目录中开列页码，似仅见于西洋传教士所刊书籍。明代的情况，未遑查核，可存疑俟考。不过寒斋所存两种清刊基督教书籍，足以证明清代已经出现在目录中标注页码的书籍。我这两种书籍，一为1823年刊朗霁罗旋阁著《慎思指南》，一为1873年刊类斯田撰《避静神功》。这两种书页码的标注形式俱为“见某某张”，但又略有区别。前者目录区分较细，每一细目在正文中占一或两页，目录中也详细开列本目所占全部页码。于是仅占一页者标示如“见二张”、“见四十九张”等等；占两页者则标示如“见八九张”、“见十三四张”、“见十九至二十张”等等。有意思的是此书所标示的页码，并不完全准确，常常会差上半页。后者则与现代书籍相同，仅标注每一章节的首页。

西洋传教士这种在目录中标注页码的做法，显然便利读者。可是直到清末，中土著述却无人仿效。普遍采用这种西洋式做法，已是民国以后的事了，但也仅限于新式印刷物。用传统工艺木板刻印的书籍，则直到今天，依然故我。当然，现在用传统方法刊印古籍，已如子遗之物，以存古为第一要义，没有必要再取法于洋人了。

◆ 四、卷 帙 ◆

今日常见的古籍装帧形式，包括线装、包背装和蝴蝶装，可统称之为“册叶”。书册制度史上的册叶时代，出现在雕版印刷技术发明之后。在此之前，手写的书籍是像现在的字画一样卷在木轴上，故称卷轴或卷子。册叶时代书册外面围裹有函套，卷轴时代则是包在一种叫做帙（别作袂）的“书衣”里。关于书册制度的演变，马衡和余嘉

锡先生都做过很好的研究，分别见于其所著《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》和《书册制度补考》。只是关于卷轴时代卷与帙的数量关系即一帙中盛装多少卷书（一卷就是一个卷轴），他们讲述得还不够清楚。这是资料不足的缘故。但是马衡和余嘉锡先生都没有注意到在梁元帝萧绎的《金楼子》中保存着一个梁元帝自己的著述书目。这个书目依照当时成规，除书名外还著录了每一部书的帙、卷数目。如《玉韬》一帙十卷，《注前汉书》十二帙一百一十五卷，《晋仙传》一帙五卷，等等。分析这些数目，可以看出在卷轴时代卷、帙之间有着非常确定的关系，即：

（1）每一帙内不能混装两种以上的不同书籍。

（2）一种书每十卷装入一帙，余出的零头和不足十卷的书籍，均单盛一帙，不与其它书籍混放。

按照这样的办法盛放书籍，架上排列清楚，取阅便捷。用其它有关卷、帙数目的零星记载来验证这一规则，无不一一相合，可证卷轴时代人们普遍遵行此制（缪荃孙《云自在龕随笔》卷四虽然也注意到《金楼子》这一记载，指出“六朝人多以十卷为一帙，其不盈十卷，自为一书，亦称一帙”，但他没有领悟到此“十卷一帙”不仅是计量名称问题，更重要的是装帧制度问题）。

古人纪年，以十年为一秩，前人未能做出解释。其实我看这正是由十卷盛放一帙的书册制度中引申而来。因秩、帙（秩）可通，而秩之本义乃官俸品级，取以纪年，可讨吉祥，故世人习用秩字。古人称年龄进入下一十年，为“开某秩”，如白居易《喜老自嘲诗》谓“行开第八秩”，此所云“开”者，非书帙而何？1996年周绍良先生八十寿庆，学界纂集文集致贺，题名为“欣开九秩庆寿文集”，也是师承这一古义。

需要说明的是近人叶德辉在《书林清话》卷一《书之称函》一节中，对书帙和帙与卷的关系也做过一些考订，但结论大多错谬。余嘉锡先生曾有所批驳，而至今仍有些人在“通论性”的古籍版本学教科

书中，暗自袭用这一谬说，读者不可不察。

◆ 五、针 眼 ◆

从针眼数目上看，中国线装古籍只有四针眼装和六针眼装两种形式。六针眼者即在四针眼之外，上下各多打一眼，用于包角。这在中国绝无例外。

前几年看到一些出版社所出新式洋装书，封面上仿照线装古籍，印有针眼和线痕。由于设计者不懂古书，竟然印成五个针眼，成为笑话（北京建国门地铁站四大发明壁画中表示活字印刷的古书，书口上没有画出底框和顶框上的栏线，也是同样性质的笑话）。

不过这种五针眼装在海外倒确实有过。高丽本、和刻本我几乎没有买过，仅买到的一部高丽本为日本大正四年（1915年）日本之总督府在朝鲜用李朝古铜活字摆印的高丽古诗歌集《青丘诗抄》。这部书开本较大，高近38厘米。不知是否因为这一缘故，竟真的打了五个针眼。日、韩古本，余经见甚少，亦无暇多事考求，不知彼国是否另有别本遵此创格。不过此《青丘诗抄》，确为原装，并非无知妄人改订胡来；且朝鲜古本多宽幅大册，此五针眼装或许古已有之，尚祈多识君子有以教之。

话说回来，朝鲜有五针眼装，也是学我们没学好走了样。五个针眼使书籍失去匀称感，并不好看。我们出新书制作仿古装帧，决不能仿这种学走了样的东西。

（补记：近日在故宫博物院编《两朝御览图书》上见到宫内藏清内府朱格写本《大清穆宗毅皇帝本纪》是订成五针眼装，这恐怕是太监不懂规矩乱来，不能视作常例。）

◆ 六、次 印 ◆

刻本贵初印，自古已然。因为后印者往往模糊不清，不若初印本

之清朗；即使保存得法，版片大体完好无损，其后印本之墨色往往也不如初印本悦目，刀痕字锋，更不像初印本一样爽利。唯所谓初印又有数等。刊刻未竟之印样，因有坏字墨钉，虽刷印最早，藏书家亦视为玩物，但从内容上来说，终究属于未成之品，大多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文献价值（个别情况例外）。至若剗刷事竣，校正无讹后的最初印本，又有朱印、蓝印、绿印和普通墨印的区别。朱、蓝、绿诸色印本，因为色彩亮丽，素为藏书家珍爱，其实刺目不便阅读，也是徒供赏玩而已。

学者读古书重初印，当然首先不在于把玩。除后印本版片时有漫漶，缺损字句之外，还在于后印本亦常常草率补刻残破版片，造成一些错讹。不过这只是一般情况而言，从内容上看，初印本也并不一定都是最佳印本；特别是稍后于初印之所谓“次印本”，版片尚与初印者无甚差异，设若内容有所校正增补，则势必优于初印。比如寒斋存《四妇人集》和《金楼子》就是如此。

《四妇人集》为清中期覆刻古本中的代表性书籍，初刻于嘉庆十五年（庚午），仅三种，为唐人鱼玄机、薛涛及宋杨太后三人诗集，系云间沈恕借黄丕烈藏本并倩黄氏代为校刊，总名《三妇人集》。至嘉庆二十四年（己卯），沈恕弟沈慈复又倩黄氏增入元人傅若金妻孙淑诗集《绿窗遗稿》一种，故世称《四妇人集》。内中《薛涛诗》一种，系据明万历洗墨池刊本重镌。黄氏士礼居藏洗墨池本缺佚第二十一页，故重刊本此处留出空页，并在书口上雕注“原阙”二字。然而至嘉庆二十四年补刊《绿窗遗稿》后，黄氏又另从他处觅得全本，据以补上这个缺页。故行世之初印《三妇人集》本《薛涛诗》，反不若次印之《四妇人集》本完善。我的这部《四妇人集》为业师黄永年先生赐赠，是杭州王氏九峰旧庐旧藏，除纸张、墨色稍逊于初印《三妇人集》外，其它几乎与初印相伴，同样精美可观，而内容又略胜于初印本，实未可仅仅依据刷印早晚而轻易轻轩。今世人徒以墨精纸佳而看重《三妇人集》，则未免过分流于皮相。

这个次印本胜于初印本的完善之处，虽然比较明显，但博雅如傅